

中国档案出版社 JINGLI DEDOU BUYA OYUAN

楚欣 著

经历过的都不遥远



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不要再去

接吻鱼与“再婚”的鸟

在提不起速的列车上

明星围观我们



经历过的都不遥远

楚欣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康媛媛

总策划/汪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历过的都不遥远/楚新著. -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3.4

ISBN 7-80166-295-4

I. 经… II. 楚…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018 号

经历过的都不遥远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西城丰盛胡同 21 号)

发行/中国档案出版社

印刷/北京康华福利印刷厂

规格/850×1168 1/32

印张/12.25

字数/307 千字

版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定价/26.00 元



经历过的都不遥远(代序)

楚 欣

这是一种人生体验。

比如笔者,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但小时的许多事情依然历历在目。

记得五六岁时,有一次从外面嬉闹回来,母亲看到我全身脏兮兮,便打来一盆清水放在家门口,当街为我洗去污垢。那时的一些细节今天想起来还是相当清晰,仿佛就发生在不久前。其实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 50 余年,只因它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所以感到并不遥远。

另一种体验则完全相反。

1956 年我在北大读书时,有一次听系主任杨晦先生讲“五四运动”的经历。当时我既为这位思想进步行为果敢的老师而自豪,同时又感到“五四运动”离我们太遥远了,听起来有一种隔世的陌生感。其实 1956 距 1919 只有 37 年。

如今 1996 离 1956,已经整整 40 年,比 37 年还多 3 年。但我在回忆杨晦先生报告时却没有遥远感。因为那次听报告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而亲身经历过的事,时间再长也可以触摸得到。

同样,对于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炮轰司令



部”、“大串联”、“文攻武卫”、“斗批改”、“插队下放”……十年动乱的情景也恍若就在眼前。

我甚至更大胆地推论，一个百岁老人在回首平生时也会有“如在眼前”的感受。尽管一个世纪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时间跨度。那里充满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进步与反动，光荣与耻辱，那里发生过许多悲壮与缠绵的故事。但是对于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这一切都不算遥远。

于是我认识到，从这种“经历过的都不遥远”的体验中，人们感受到时间的无情，生命的短暂，并因此产生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式。一种是为了社会只争朝夕，另一种是为了个人及时行乐。正如高尔基说的，前者是燃烧，后者是腐烂。但我想，更多的可能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只要过得去”。

笔者不敢在这里进行人生说教，因为我充其量是属于介乎两者的普通人，没有这个资格。不过我想，任何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普通人，都应该向那些持有积极人生态度、只争朝夕的人学习。

同时我也想，学习先进，是学习他们的精神，而不是抄袭他们的行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可能完全一致。重要的是，当人们走过生命中一个又一个驿站、回首往事说“那并不遥远”时，心情非常轻松，甚至充满自豪，这才是人生一大快事。

补记：这个文集虽然谈不上是自传，但内中记述的都是我经历过的事，因此我想到6年前发表的散文《经历过都不遥远》，并把它作为代序放在前面。

目 录

经历过的都不遥远(代序)	(1)
--------------------	-------

卷一 文笔山下

文笔朝天	(3)
垒土筑寨抗倭	(6)
在故乡的田野上	(9)
过年	(13)
母亲	(15)
永远的母爱	(19)
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不要再去	(21)
人有悲欢离合	(24)
普通的歌	(26)
赤脚走过从前	(28)
家乡人不屑走路	(31)
似曾相识又陌生	(33)
我的番薯情结	(36)
梦溪谈石	(39)
玉塘村的回忆	(42)
少小离校老大回	(44)
在古城边散步	(48)



为猫塑像	(52)
我与烟茶酒	(55)
乡下人进城	(57)
故乡留在记忆中	(59)
惠安女包头巾	(62)

卷二 未名湖畔

上京赶学	(67)
精选的记忆	(70)
难忘未名湖	(73)
重返母校的日子	(75)
我们依旧年轻	(81)
请把“根”留住	(85)
川岛是他的笔名	(87)
人生轨迹的某点巧合	(90)
再上长城	(93)
她是这么说的	(96)
日记中的一九五八	(99)
我为说话苦恼过	(107)

卷三 榕城内外

十年三道湾	(111)
广播学艺记	(114)
我是广播人	(120)
家住火药库	(122)
住房回想录	(124)



接吻鱼与“再婚”的鸟	(126)
一个外乡人的视角变化	(128)
文明应从每一件事做起	(131)
南后街异想	(133)
我在大街上看到了乌塔	(135)
买米变迁记	(137)
走过烧煤的日子	(140)
鞭炮情结	(142)
走上鼓山	(144)
只要肯登攀	(147)
步行者的鼓吹	(150)
秋天里的聚会	(152)
秋游纪事	(155)
秋雨之夜	(160)
能不忆荔园	(162)
又见荔园	(165)
巴黎海滩与闽江公园	(167)
西湖不是后花园	(169)
闽都赤壁游	(171)
秉正心不拜何妨	(174)
老宅留下的思索	(176)
“惊吓疗法”之试用	(178)

卷四 闽南纵横

八年下放	(183)
告别三道湾	(183)
西安——我下放的大队	(184)



劳动与开会	(186)
睡同铺的王医生	(188)
双重身份	(190)
下放一家亲	(192)
冤家路窄彻夜长谈	(194)
底层的感受	(196)
跳不出派性的手心	(197)
二进报道组	(199)
终于有了家	(201)
回到福州	(203)
却话当年下放时	(206)
我的土楼情	(209)
过后何必再相识	(212)
闽南妇女奇志篇	(215)
山有石	(220)
东山看海	(223)
铜陵古镇	(225)
看花路上	(228)
走近古火山口	(230)

卷五 神州漫游

江南游	(235)
南京印象	(235)
钟山风雨	(238)
前事不忘	(240)
常州经验	(243)
漫游“欧洲城”	(245)



缺少蜀汉的“三国城”	(248)
华西村见闻	(250)
名不虚传的张家港	(252)
苏州城“内”寒山寺	(255)
令人惊喜的昆山	(257)
今日古轩亭口	(260)
谒大禹陵	(262)
兰亭游记	(265)
沈园非复旧池台	(268)
从土谷祠到咸亨酒店	(272)
列车北上	(274)
在提不起速的列车上	(277)
走近秦淮河	(279)
人间·地狱·天堂	(281)
放飞思绪游扬州	(283)
扬州随想	(286)
百里长街都是村	(289)
文人·老板·擦皮鞋者	(291)
扬起头的民营企业	(293)
奇谲的雁荡	(296)
深山藏古寺	(298)
雁荡归来	(300)
寒山寺与虎丘斜塔	(302)
失去宁静的周庄	(305)
一条多伦路	(307)
奇想萌生在包河边	(310)
上上下下的锻炼	(312)
茅岩河漂流	(314)



寂寞古村落	(317)
认识武夷山	(319)
与古人对话	(322)
名与实的碰撞	(325)
静静的野趣源	(327)
上清溪漂流记	(329)
闽澳情缘	(332)
佛山访古	(334)

卷六 往事如烟

信发出之后	(339)
忆项南	(342)
师情难忘	(345)
方正做人,认真做事	(348)
把美留给人间	(351)
流逝的时光在笔下复还	(354)
我的发现	(360)
大幕突然落下	(362)
知足而后常乐	(364)
热情似火的铺路者	(366)
他是一条小溪	(368)
风雨送金銮	(372)
后生可畏高年当尊	(374)
明星围观我们	(379)

卷 一

文 笔 山 下

文笔朝天

小时候就感受到文笔山的存在，它是第一座被我认识并叫出名的山。虽然此后我认识了许多名山，但文笔山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这里饱含的是浓浓的乡情，是带有玫瑰色的儿时的记忆。

文笔山位于福建省惠安东部，在涂寨镇境内，离我的老家胡厝村大约四、五华里，抬头便可看到它在连绵不断的山脉走向中所独有的雄姿。它像一支巨椽矗立在山的最高处，笔尖是人为叠加的石建筑，但山与叠加部分浑然一体，远远望去，看不出任何破绽，似乎造物主原先就是这样设计的。

与许多中国名胜一样，文笔山也有属于自己的传说。相传明太祖洪武年间的某一天，惠安知县黎笏正襟危坐在大堂上“办公”，猛地发现远处有一座平肩无头的山正对着自己作揖，不禁大吃一惊，联想到惠安自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建县以来，许多县令不得善终的历史，突然悟到：莫不是这座无头山在作怪？便立即前往实地勘察，方知这山称香炉峰。黎知县心想，如果在山上筑个尖顶，宛若香炉中插一炷香，敬天拜地，自然消灾呈祥。于是发动士绅村民捐钱出力，在山的最高处建起一座环状如塔的尖顶。然而这尖顶远看并不似一炷香，倒像是文笔朝天。更凑巧的是，惠安的西部有一座笔架山，文笔对笔架，真是天造地设。文笔山便从此叫开来。

这个传说，我小时候就听过，并接受一种心理上的暗示：惠安历史上之所以文风鼎盛，惠安人之所以会读书，与文笔山的存在有



一种因果关系。长大后懂点科学知识，自然不再相信这种附会。但我相信环境造就人的道理。惠安人多地少，仅靠务农难以度日，出路便是向外发展，所以惠安人到异地做工的多，下南洋的也不少。古时候“学而优则仕”，读书当然也是一条出路，因此惠安童生特别多又特别勤奋，所谓“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便是生动的反映。但实事求是地说，历史上的福建名人，属惠安籍的并不特别多。所谓“六部”、“九卿”、“十八都堂”，可能只是一种民间传说。

尽管历史与传说不尽吻合，但文笔山在近现代惠安人尤其是惠安学子的心中，一直是崇高的人文象征。惠安人再穷，也要把孩子送进学堂；惠安学生再苦，也会努力把书读下去，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行为有辱于这座冠以“文笔”之名的山峰。我有一位堂婶，年轻守寡，家贫如洗，上世纪50年代初，却硬是用肩挑背驮赚点钱供儿子在上海一所名牌大学完成学业。像堂婶这样的母亲，在惠安农村是很多的，他们含辛茹苦、不计报答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惠安学子。

我很难用准确的语言说清楚惠安人这种重视读书的传统与文笔山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说它们存在着前因后果的关系，无疑是一种附会；说它们没有任何关系，虽然符合科学态度，却让人不免有一种缺少联想与浪漫的失落感。

今年春节，我从老家出发，步行至文笔山下的九峰寺，仰望那环状似塔的尖顶，不禁想起50多年前第一次上文笔山的情景：那是小学三年级时的一次春游（当时称“远足”），我们先是在山坡上比赛寻找目标的跑步，继而攀上尖顶，最后在九峰寺吃午餐（一顿咸稀饭）。此事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我的记忆依然清晰，只是九峰寺已没有了当年的那份热闹，显得有点寂寞。

走出寺院大门，我想重登文笔山，但遭到与我同行的侄儿们的劝阻，只好放弃。在走回老家的路上，我不时地回过头去，看看那座文笔朝天、历经磨难、充满传说、被惠安人视作精神象征的山峰，



很想从中再发现些什么，而文笔山则静静地站在那里目送我，似乎在说：走好，我的乡亲！

这是一种心理反应，一种联想，一种从小受乡土文化浸泡起来而又不能完全用科学方法分析的情感，它像诗一样空灵，像酒一样醇厚。

垒土筑寨抗倭

涂寨在惠安东部,距崇武古镇十几公里,既无奇山秀水,亦无显赫名声,是一条平平淡淡的小街。

我读完高中就离开涂寨,但“常回家看看”,尤其是每逢春节,免不了要到乡下重温儿时过年的旧梦。外地出生的小女儿对此不以为然,说我这种乡情是“敝帚尤珍”的表现。我承认,但转而一想,要不是人们对故乡总有一种“敝帚尤珍”的感情,那首《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怎么能风靡全国久唱不衰?!

今年正月初六,我从乡下步行到涂寨,走在那条曾经十分熟悉的旧街道,于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发现一位昔日的小伙伴,他也是我同一届上北京读书的老同学。

巧遇令我们分外高兴,他立即用电话将另两位在这条街上一起长大的老同学找来,上新街的一家酒店聚餐——然而老翁之意不在佳肴而在叙谈之间。我们共同回忆过去,并为1955年这条不起眼的小街曾有八个高中生全部考取大学而感到自豪。

座中的我忽然想起久存心里的一个疑问:为什么离海不远,处在惠东平原上的这条小街起名涂寨,而且还有一座供奉寨主的小庙。在我的印象中,“寨”与山常联在一起,称为“山寨”,而我们的老家并没有这种地理环境。

我说出这个疑问,原只想把它当作叙谈中的一个插曲,聊以助兴,并不奢望有人能够解答。然而老同学竟有人“略知一二”。他是位中学老师,颇具学者风度。

他说,涂寨,即垒土筑寨之意。